

女儿与逐渐失忆母亲的12年：

和母亲的漫长告别

2 家有什么好想的？不就是一间屋子吗？

对陆晓娅而言，最开始照顾生病的母亲，是“做人的底线”和“责任感”。她自认是一个“没有感受过多少母爱的人”，母女俩常年保持着一种陌生而客气的疏离：不亲密，不互相表达爱意，也不一起生活。

1岁多时，陆晓娅被送到了江苏的外婆家生活，父母在北京工作。陆晓娅不记得母亲彼时的模样，只记得是她送自己去了外婆家。火车摇摇晃晃的，蹒跚学步的陆晓娅不小心撞倒了一个暖水瓶，“还烫着一个什么人的脚”。

再有关于母亲的记忆，就是4年后了，父母接5岁多的陆晓娅到北京上幼儿园。陆晓娅父母是新华社记者，两人当时在学外语准备出国，没时间照管孩子。刚到北京，陆晓娅就被送到了一家全托幼儿园。幼儿园老师告诉父母，为了让孩子适应新环境，两周之内都不能来接她。

满口家乡话的小陆晓娅不明白，为什么忽然就看不见外婆了？自己怎么就到了这么一个谁也不认识的陌生地方？表达孤单和害怕的唯一方式就是哭：吃饭哭，洗澡哭，别的小朋友睡觉时，矮矮小小的陆晓娅就坐在隔壁房间儿童衣柜的顶上哭。“狠心”的父母果真一次也没看过她。

陆晓娅刚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后不久，父母就出国了。就连陆晓娅上小学，都是父母单位的阿姨带着去的。陆晓娅记得，父亲回国探亲时会把自己从

寄宿制的小学里接出来，父女一起逛公园、吃水果。“爸爸带我去‘八大处’，他带一本书在那儿看，我在边上玩，然后一起吃果子。”陆晓娅说，和父亲相比，她脑海里几乎没有母亲带自己玩的记忆。

关于母亲最早、最清晰的记忆出现在1963年，母亲怀孕后回国，10岁的陆晓娅陪母亲去产检。在那个提倡“艰苦奋斗”的年代，母亲穿着国外买的无袖连衣裙，烫着“爆炸”的卷发，陆晓娅不愿意跟母亲走在一起，“她洋气洋气的，一点儿也不艰苦朴素，我心里觉得羞耻。”

妹妹出生后不久，15岁的陆晓娅到陕西插队，父母也先后去了不同的干校，写信成了家人交流的渠道。陆晓娅没有小名，父亲在信里叫她“娅儿”，母亲则只会叫她“陆晓娅”或“晓娅”；父亲会在信中关心她最近过得好不好，母亲的信“像《人民日报》社论”，告诉她“要好好接受贫下农再教育”，几乎不会涉及个人情感……

母女的生疏，也体现在陆晓娅给父母的回信里。虽然信件的抬头总是写着“爸爸妈妈”，但潜意识里，陆晓娅觉得自己只是在跟爸爸分享这些事情。

同批知青里，陆晓娅年龄最小，但却“最懂事”。逢年过节，别的知青都哭着想家，陆晓娅觉得对方不可理喻：“家有什么好想的？不就是一间屋子、一些东西吗？”

陆晓娅对家的记忆就是房子。父母在国外的日子里，家是一间约10平方米大小的房间，里面放着两张床，还有几个装满东西的箱子。陆晓娅住校，几乎不回家，这间屋子日常是锁着的。父母回国后，家成了三居室中的两间屋子，住着父母、弟弟、妹妹和一个保姆。陆晓娅放假回家没地儿睡觉，还要再多铺一个行军床。

父母总是上夜班，晚上经常不在家，保姆负责带弟弟妹妹。陆晓娅很难回忆起全家人一起吃饭的场景，她不确定这样的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：“像一家人坐在桌子上怎么吃饭，我没有画面感。也许是我记忆的问题，也许没有发生。”

但在和他人的交流中，陆晓娅发现，他们“想家”，更多时候意味着“想家人”。

陆晓娅记得，有一个男生，家庭特别穷。插队临走前一天，男生父母在上班，给了他5毛钱，让他去买点肉馅儿包子。男生“特别懂事”，包了肉馅儿多和肉馅儿少的两种包子。父母回家前，男生和弟弟把肉馅儿少的包子煮了，给父母留了肉更多的。

陆晓娅没有经历过这种温馨的家庭时刻，这也是她第一次意识到，自己和家人的关系，似乎和别人不太一样：“你看到别人的家庭关系，最起码是羡慕的。”

3 母亲从小没得到足够的爱，所以不会爱人

人生的前45年，陆晓娅一直在思考：“妈妈爱我吗？”她找不到答案。父亲去世后，母女关系成了陆晓娅一个心结：做不到宣之于口，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。

45岁那年，心结打开了。这一年，陆晓娅因为工作原因开始系统学习心理学，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理解自己。按照老师的要求，陆晓娅和同学们组成了“成长小组”，分享觉得影响了自己人生的重要事情。也是在“成长小组”里，陆晓娅第一次完整地跟人分享自己和母亲的关系。

“说父母不好，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所有人都会跳出来指责你。”陆晓娅说，但在有保密承诺的“成长小组”，她可以敞开心扉地表述自己渴望得到母爱而不能的心情。时至今日，陆晓娅已经记不清分享过程了，但她清楚地记得，在讲述的过程中，变化发生了：心里的委屈倒出去后，这件事情似乎就没那么重要了。

陆晓娅开始通过心理学的方法探寻母亲行为背后的原因，也是这时，她才意识到，母亲“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是有委屈的”：“她在家里没有得到足够的爱，所以很自然的，她也不会爱人”。

陆老太太是江苏人，家中有兄弟姐

妹9人，她排行老三。陆老太太的姐姐们是一对双胞胎，是整个家族盼望了9年才盼来的新生儿；陆老太太出生后不久，母亲又生下了作为长子的弟弟。

和姐姐、弟弟在宠爱中长大不同，陆老太太从小没得到多少关注和宠爱：姐姐们可以坐在桂花树下喝茶、复习功课，她却只能在闷热的厨房里帮忙干活儿；衣服也只能穿姐姐们穿过的旧衣服……唯一能让父母另眼相看的，是不错的学习成绩，这也成了她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。但未通过大学考试后，要强的母亲不愿意复读，收拾行李跑到解放区去了。

几十年后，陆晓娅和已经确诊认知症的母亲聊天，母亲告诉她，在解放区的那段时间，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18岁的陆老太太在解放区是年龄最小的，被首长们称为“小鬼”，同志们则喜欢叫她“小陆”。“她觉得被看见了，得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疼爱。”一个“小”字，让她感受到了在家庭中很少得到的疼爱。

结婚后的陆老太太开始弥补童年物质上的缺失：有一年，陆晓娅去亲戚家做客，对方送给她一件格子的“的确良”衬衫，回家后，母亲就把这件衣服拿走了；就连家里的苹果，母亲也要吃最

大最红的那个……陆晓娅和弟弟妹妹们为此没少吐槽：“你瞧人家妈，你瞧咱妈……”

“我慢慢地理解了妈妈的生命中曾经发生了什么”，陆晓娅说，这让她“不再追究母亲个人的错误”。但遗憾的是，在母亲患病前，她们从未深入聊过这些话题。

在母亲生病初期，陆晓娅曾给她写过一封信，尝试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在信里，陆晓娅写道：“你是一个从小受过伤害的孩子……你对自己的家庭没有太多的感情，也和这些伤害有关系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你的孩子也是会受到伤害的……”“我们几乎都没有得到过你的欣赏和肯定……我们都特别希望踏进这个家门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是暖暖的，妈妈的眼光是慈爱的……”“我真的很希望能和你亲密一些……我也特别希望，你能让弟弟妹妹知道，你是爱他们的，心疼他们的。你知道一个孩子不管多么有成就，他最盼望的还是能得到妈妈的爱啊！”

后来，陆晓娅看到母亲把信剪了口放在床边，但却什么都没说。

随着病情的发展，母亲神志不再清醒，陆晓娅再也没有机会和母亲聊这些话题了。

4 寻找爱的“证据”

在照护母亲的过程中，陆晓娅发现，母亲对小孩表现出了超常的喜爱。远远地看到一个小孩，陆老太太的眼神就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，盯着人家不放；等到对方走近了，她会弯下腰，满脸笑容，用嗲嗲的声音说：“你好呀，宝宝！”即便对方走过了，她还会转过头去，痴痴地望着那个擦肩而过的孩子。

母亲的举动让陆晓娅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安慰：“如果对小孩的喜爱是人的本能，那毫无疑问，老妈也一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过她对我的爱吧？如果没有从一岁多开始的分离，我也许能更确认这份爱吧？”

2013年秋天，陆晓娅的女儿出国留学，临行前特意来和外婆告别。陆晓娅从小几乎没有在母亲跟前长大，但女儿小

时候在外婆家住了几年，“等于是我看着她长大的。”女儿和外婆告别时，突然伸出右手，轻轻地抚摸外婆的脸颊，眼泪瞬间就下来了。

陆老太太似乎有些明白，又有些不明白，她喃喃地说：“都是这样，我也是一个人在外面……”陆晓娅也哭了，她不记得母亲对她是否也有过这样亲密的爱抚：“她肯定是抱过我的，有小时候的照片为证。”

在那张黑白照片里，不满一岁的陆晓娅戴着一个白色的帽子，胸前围着个小围裙。短发的母亲抱着陆晓娅，笑眯了眼睛。这张照片，也成了陆晓娅确认母亲曾爱过自己的证据。

2019年11月，母亲患认知症12年后，陆晓娅迎来了和她告别的时刻。

母亲因心梗被送到重症监护室，陆晓娅去看她。

从第一次心梗发作到去世，母亲一共用了10天。被医生告知“这一次可能没有希望了”后，陆晓娅看了看床头的监护仪，高压已经没有了。她再次抚摸母亲的额头，母亲没有睁开眼睛。等到她握住母亲没有扎针的手时，护士惊讶地发现，母亲的血压变高了。

“那是我拉住妈妈手时，她身体做出的反应吗？”陆晓娅感慨生命的不可思议，她知道，人临终时最后关闭的是听觉系统，她轻轻地趴在妈妈身上，轻轻地对她说：“妈妈，这些年你太辛苦了，你要是太累了，就放心地去吧，去和爸爸团聚吧……谢谢你，谢谢你给了我们生命……”

据《新京报》